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波蘭短篇小說集

(上)

施蟄存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波蘭短篇小說集

兩個祈禱者

式曼斯奇

—

從前，很久以前——或許在我看起來是很久了，因為我現在看起那些日子來，好像隔了一重霧——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一組精妙的樂隊，在包特拉西亞的一個最大的禮拜堂內合奏着。這禮拜堂裏擁擠着一大羣人，他們應和着那像燃燒着的熔岩一般從樂隊中流出來的歌聲。最初很響亮，漸漸地低下去，如同嗚咽着一般，直到更低弱下去，好像呻吟哀哽着似的，幾乎聽不到了。

我底小小的身軀，好像害了熱病似地顫抖着。我將灼熱的前額俯伏着緊貼在冰冷的地板上，

并且合着我底手掌，伸向上帝，祈求他鎮靜了這種使我底童稚的心撕裂的悲哀的聲音；我祈求這些在樂隊中的人唱奏得少悲哀些，我祈求他們快樂些，幸福些。「開恩罷，開恩罷，主啊，」我很虔誠，很信仰地反覆着祈告，在每一次祈求之後，總屏息地等待着一個會得鎮壓了這些祈禱詞和苦痛的呻吟聲的如雷一般的大聲，於是那快樂的聖誕頌歌或勝利似的復活祭的「哈萊路耶」會得像撫慰劑似地從那樂隊中流注在這一羣祈禱人的頭上。最後的悲咽聲靜默了；千百人底胸臆中所發出來的最後一次嘆息，作着死寂的回聲，從高高的圓頂上沉墮到在底下祈禱着的俯伏的頭上，用一種廣汎的苦痛底感覺壓抑着這些祈求者。他們於是匍匐在地上，自己屈辱得幾乎至於滅亡。我卻對於這些俯伏着的頭顱並不關心，倒是留意着他們底眼睛，那是，正在注視着基督底像，對他作末次的祈禱。

祈禱和嘆息底微弱的回聲消逝在高邃的圓頂裏了；於是死一般的寂靜——一個可怕的寂靜——普遍地統治着禮拜堂；這倒好像千百個虔誠的膜拜者底所有的祈禱詞都被帶到一個空處，都消溶在烏有之鄉，而完全絕滅了——一點也沒有被聽見。

這樣的一時間是很可怕的，惟有音樂底撫慰似的節奏使人覺得牠稍可忍耐。那些閉緊着的嘴唇都緘默着，而那些傷創了的心也不再嘆息了；祇有那柔和的音調，很像人類底聲音，高高地在圓頂中間流盪着，穿過了沉重的空氣，微弱地降下來。

無生命的大風琴在人的手指底按捺之下變得有生氣了，於是這一羣膜拜的人，聽見了他們自己底祈禱詞好像在從一個比他們更強的心中升起來，便被這音樂師底熟練所撫慰了。用了一種活潑的信任呼籲着祈禱着，復新的虔誠增加了他們底勇氣，直到最後眼淚來了，而在這種眼淚中間，他們找到了慰藉。

那樂隊好像專等待着這個時候，因為當牠奏出別個感人的祈禱詞來之前，人們底臉上是不大會眼淚的，於是到了這時候，所有的心中都熾燃着活躍的熱忱。

人們又匍匐着唸了一遍，這是因為從他們底痛楚的心裏所發出來的嘆息底重量把他們壓伏下來了。

我和他們一同唸着祈禱。我依舊很熱心地祈禱着，很懇切地伸出了我底手向着莊嚴的上帝。

我依舊長久地屏息着，不住的在盼望一個看得見的神蹟。但上帝終於靜默着，我童稚的希望於是完全破碎了。

那音樂隊率領着人們唸一節新的，更熱心的祈禱詞了。

「啊，上帝，我的上帝，這可怕的祈禱什麼時候完結呢？」

我覺得我底勇氣使我挫敗了，實在不能再這樣地祈禱下去了。我牽挽着在我身邊做祈禱的父親，希望他會得安慰我。但是雖然我父親俯身向着我，他卻並沒有看見我，因為他底眼睛裏正充滿了眼淚，我祇聽見他底熱忱的微語：

「祈禱呀，我底孩子；祈禱呀，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很好的祈禱詞！」

於是我又祈禱着了，把我底思想和情緒全都集中在這一節祈禱詞上。大滴的汗停住在我底額上；我依舊長久地屏息着，等待着——徒然地等待着！上帝守着緘默。但是那音樂隊又奏起一節新的祈禱詞來了。

「啊，上帝，我底上帝，爲什麼你要這樣長久地聽我們呢？」

天氣這樣地熱，又這樣地悶；現在一種可怖的感覺來侵襲了我。我底頭好像燃燒着火；樂隊底歌唱，大風琴底奏鳴，人的低吟聲和嘆息聲，全都在我耳中混和成一種難亂的迴飛聲。這種迴飛聲逐漸地變成一種轟響，開始是很慢的，後來便迅速起來，先是很近的，隨後便遠了，很像一隻龐大的鳥底振翼聲。焚着的香料底灰色的煙在我眼前顯作赤色。牠在我疲憊的心靈中閃示着我們底祈禱是不能達到上帝的。我擡眼望着，投身到我父親底手臂中。而在上面——我好像看見了——正如一羣鳥在預備秋季遠飛而聚集着，但是被這禮拜堂底高高的圓頂所禁閉着，那些人們的祈禱詞正在迴旋着，喧噪着。縷縷的太陽光穿透了那些狹窄的窗，所有的那些苦痛的人們底呻吟，傷創和眼淚都在拍着翼翅向着牠們——在要湊近太陽。

『父親！父親！我們到外面去祈禱罷——到那兒去，在太陽光裏！在那裏，萬能的上帝會得聽見我們的，沒有東西能阻隔我們底祈禱了。』

二

在X——地方，正如在耶庫茨克境內各地一樣，一八——年的冬季開始得非常地早。在八月尾，夜間的寒霜已經把各種樹葉都凍得萎縮而變作黑色，掠去了牠底自然的美姿。那包圍着城的廣闊地伸展着的山谷比平時更顯得赤裸了；所能看得到的唯有那些可憐的帳幕，（註一）沒有大的建築物，甚至一些東西都不能遙遠地及得上波蘭底人煙稠密的鄉村，那裏，當這樣的秋天，景色多麼美麗啊。所以，在這早而且短促的秋季，我初次地被懷鄉病侵襲得很厲害了。

在十一月中旬，著名的索洛科維基季節（註二）開始了，那通常是不間斷地連續到兩個月的氣候。但是這種使我頹然臥倒的病症，卻在索洛科維基季節來到之前好久，就已經很迅速，很完全地進展開來，把我弄疲乏了。因為在這種事情裏是一個絲毫沒有經驗的人，我做了許多在牠們本身不算得不聰明的，而且是那些有經驗的人所實行過的，但是効力卻很有限的事情。一切患懷鄉病的人都小心地避免着種種能夠引起這種病復發的事情；他們總很不願意地講起他們底往昔，

（註一）帳幕，原文爲 yurta，係專指西伯利亞的鄂爾其氏（Kinghis）或其他遊牧民族之一種輕便的帳幕。

（註二）Sorokoviki —— 零下五十八度之氣候。

當人家提起他們底家鄉的時候，他們總堅守着緘默，在公衆地方，他們總對於那些與他們應該是很親近的人顯現着一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淡漠。自然，這種淡漠是假裝出來的。起先，我簡直不能了解這種奇怪的事情。但是，到後來，我在那兒住得長久了，我纔知道這些外貌上變得嚴刻而淡漠的人卻是把他們底一顆苦痛的心掩蔽在一個失望之胸盤底下，而他們之得以繼續地生存在世界上是全靠着一種偉大的努力。我懂得了這種淡漠原來是英雄氣概的一種型式——真的，這是一種並非假裝的型式，雖然不是真的繫於英雄氣概，卻正如英雄氣概所常常表顯於愁苦的時候一樣。

在這裏的人民，無貴賤，無貧富，全都用這個淡漠和假裝的忘情的盾把自己掩蔽起來，有些對於自己底舉動格外地意識着人，便格外地堅忍些，而有些較少意識些的，便較少堅忍些，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但是，在這種外表的淡漠之中，無疑地，那意志力最堅強的便是那些農人了。在農人底深切的悲苦裏，一個火花需要很久很久的時候纔能燃着；但是當那火炎爆發了出來，那是牠會得猛烈地燃燒起來，使人不是躲避了牠底閃光便是驚怖地看着。

我已經和這種嚴重的病症搏鬥了好幾個月，而在聖誕夜來到的時候，我正在竭力追求着一切足以想起家鄉來的事情，用着一種醉漢想酒或瘋人想到他底狂癲的不幸的剛愎。前幾天收到的，封着聖誕節的符號的——聖餅的碎塊，——一封信在火炭上給加注了油。我會將這信讀了無數遍，而此刻當我在這房間裏來來往往地走着，好像一隻栗鼠關閉在牠底圓籠中一樣的時候，我並不再祇想着這封信了。我已飲了所有的記憶底毒汁，那是前幾個不眠之夜在沒有一刻兒休止的忽急中引起來的，所以我底困憊而疲竭的幻想已經不能再有所開展了。那曾經覺醒了我這許多回憶而使我受了這許多苦痛的日子來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這樣地去消度這個晚間：我要把這杯奸詐的美味飲盡得渣滓不留，於是將一種會得使那難以挽回的往昔復活轉來——即使祇有一刻兒，而且是暫時的——的空氣環繞着我，我便會假設一種新的，真實的圖景來調護我底疲竭了的幻想；雖然這些圖景也許是最粗糙的，但是牠們會得營養出新的靈景和鮮活的幻像來的。

這時候，在X——地方，有幾所好客的波蘭屋子，而聖誕節慶祝會便在牠們之中一二家內舉行。可是我卻不能到任何一家去。這是可以很容易地揣測到的，在這一天，我要打破了習俗底壓抑

的束縛，到「社會」底界線以外去消度我底聖誕夜。

試想像你在晚上，當濃霜遍地的時候，獨自走完了X——底空寂的街路；而來到哥薩克街底尾梢；這時你會發覺你是正在這城市底小部分恰在你身前遠遠地伸展出去的地點。那古老的給泥土淤塞了的江槽正在這地方把這小部分的城市從大部分中劃分開來。如果寒霜很是嚴重，你將懷着較大的愉快在那裏領略眼前的景色。許多細小的光，明亮的或慘淡的，強射的或閃耀的，即使穿過了雪的迷霧，在這裏都能夠不斷地看得見。在一個沒有居人的，荒蕪的國土中，看見了任何一個美觀的殖民地底景色都覺得是很魅惑的，所以我每次走在這條路上，總得將這種人類的力量與活氣底明顯的證據給我底眼睛作一次饗宴。那裏的屋子我全都認得：近的那些燈光輝煌的是富商和官吏們底屋子；遠些的是哥薩克人底屋子，好像帳幕一般；再遠些的是鞋匠和教士底屋子，和比安脫爾查克先生底鍛鐵場；再這些，不很容易從那冰凍了的玻璃窗中看見的，是那從耶庫脫人的帳幕中透露出來的微弱的小小的光；在這些屋子以外——便是生命底終點，一片無邊際

的積雪的荒原。

啊，那兒一定是多麼寒冷呀！在那些堆積着雪，閃耀着冰，被陰暗的原始森林所罩黑了的，散發着冷氣，而惟有冷氣的平原中間，一個人感覺到多麼孤獨，多麼無力啊！

在聖誕節前幾個星期，我照平常似地站在那小山上，初次地看見一個小小的火在朦朧的天光中從那在耶庫脫人底帳幕後面開始的荒原上輝耀着，我很記得那時我怎樣地顫抖，而我底心又怎樣跳得很快。這火光消滅了，一會兒又顯現了。好上帝！這是個幻影嗎？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睛，把牠們揉擦了一二次。但是，遠離着人類所居住的地域，這孤獨的火遙遙地愈閃動愈清楚了。我站立了好久，纔猜到這孤單的火光是在那座可怖的，被憎厭的屋子裏輝映着，而這屋子是本地的居民因害怕而避之若浼的。幾年前，曾經有人在這屋子裏患天花而死，到了現在，本城的人，無論是誰，一進這屋子就會死。所以，我簡直一點也猜不出誰敢在夜裏在那屋子裏燃着火。一個耶庫脫人剛走過我身邊，於是我喚住了他，竭盡了我底能力把我所要告訴他的意思說與他，我問他可知道在那古老的屋子裏怎麼會有火光。那耶庫脫人注意地聽了好久，不懂我在說些什麼，但是當他開始懂

得了的時候，他驚退了幾步，到後來他完全懂得了，他除下了便帽，用着一種不近人情的聲音吆喝着“Kabje abasa”（註1）於是吃驚着跑了去。

次日，我纔知道那有疫鬼的屋子裏有幾個沒有屋宇藏身，沒有東西養生的波蘭人永久地居住着了。時常有被不幸掠奪了別的棲身所的人們到那裏去作暫時的容身之計的。

所以，在城外的荒野之中，因此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殖民地，牠底分子有兩種，永久的和暫時的。在最近幾個星期裏，我曾經在這孤寂的小殖民地中做了常到的客人，所以現在，躊躇了一會兒之後，我便決定到那兒去消度聖誕節夜。

我大約在五點鐘出發，全虧了霜底仁慈——或者說不仁慈，因為，如果牠發出了牠底殺人的嚴凍來，會得完全破壞了我底計劃，而把我趕到最近的熟識的屋子裏去的。但是，我真運氣，寒凍雖則很凶猛，卻平靜得像墳墓一般。那可怖的嚴凍還沒有離開了牠底北極的巢窟，而空氣是絕對地

（註1）義云：『讓開，冤鬼！』

寧靜。感謝這種情景，使我得以一點沒有傷損地到了那地方。

在我所不能不穿過了以達到這屋子底有人居住着的室內去的兩間未曾有過熱氣的房間中，四周尖銳地響着我底靴下帶着雪聲的脚步底回聲。這裏竟似乎比門外還冷。窗子全都沒有了。但是雖然在這茫然莫測的黑暗中，在每一個轉彎角上，我總撞着瓶罇底破片以及別的無用了的零物，雖然門在牠底生鏽的鉸鏈上擦響着，裏面住着的人卻沒有一個向外望一眼，或是留心一下。我終於走到了這屋子裏的住着人的一部分。

在大廳裏，並不比我剛纔所走過的房間光亮些。一支安放在鞋匠底矮櫈上的細蠟燭祇照映了屋子底一隅。兩個人正坐在矮櫈上工作着。

那個坐得較近着我的，是個瘦長的人，無疑地是個天生的鞋匠，正在用他底熟練而堅實的手將一個木栓拍進一隻鞋子裏去。他到這城裏並沒多久，但他已經有了許多生意，當然不會在這寂寞的地方住得長久。

還有一個，坐得較遠些的，是一個美男子，顯然地比喬財富先生矮。他正在研光一個鞋跟，但是

很遲慢地，沒有喬財富先生所做的那樣熟練。祇要一看這個矮鞋匠底臉，就儘夠辯伏對於一切遺傳性理論底熱烈的反對說，而知道這個人還不會常常坐在補鞋匠底矮櫈上。

事實上，約翰·荷洛岱爾思基先生曾經做過一會醫學生，後來……但是後來他曾經做過些什麼，這是兩個晚上都講不完的。他到現在已經做了五年鞋匠，大公無私地說得老實些，他是一個酗酒鞋匠。他底壞脾氣甚至不許他獨自去做生意，所以他周遊在本地的作場裏，使用着別人底器具，生活過得很困苦。每一個店主在這些器具上取去了很大的回佣，所以喬財富先生所要求於他的大約也並不會比別的店主小。

他底精神也曾有過一時是很驕矜和英雄的，但生活壓壞了牠，并且把牠踐踏到塵埃裏。有些從這裏出發的靈魂非但美麗而高貴，甚至還是很強的。但荷洛岱爾思基並沒有這種抵抗一切風波的勇氣，所以他現在成爲這孤寂的地方底永久的居民。他底日子是有限的了；他所曾有過的智慧和學識現在使他完全地懂得他底景況，而注滿了他底苦痛的杯，至於這杯有多少深，那是祇有他自己知道的。

在他底臉上給予了特殊的表情的，是他額上的死之印鑑，或者可能地是別的更深的理由。我上文已經說過了，這是一個很美的男子底臉，但我該當加添着說這臉上還表現着那本質地屬於女性美的文雅與溫柔，而又深印着一種不可描摹的悲哀。在他底行為裏，他變化了許多；他底表現自己的方法和他底儀態不時地洩漏出許久以前他所處過的環境底影響來。然而，不時地——雖然不是常常地——他也能夠約束他自己，於是在他底臉上會現出一種還沒有完全壓滅的男子氣底新的記號——那就是，對於他現在的地位的一陣羞恥的紅暈。

這兩個鞋匠，因為是很忙的人，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在他們底矮檯上甚至動也沒有一動。於是我便靜默地除下了我底東西，拂拭了灰白色的霜，祇當我走近去的時候，他們倆纔擡起了俯倒着的頭，用一副友誼的微笑歡迎我。喬財富先生正把他底木栓都咬在牙齒裏，所以他能夠伸出手來給我握，立刻又用着一個機械的動作垂了下來，嘴裏喃喃地說着些聽不清楚的話。荷洛岱爾思基，在招呼了我之後，看着他手裏的依舊沒有完成的鞋跟，於是，把那隻長靴放在地上，嘆息着喊道：『好，完了！』

這是他最得意的說法。

『什麼完了？』可是我這樣問。

『全都完了，』來了照樣的印板般的答話。

『只除了鞋跟，』喬財富先生從牙齒間取下了最後一塊木栓，喃喃地說。

『要做好了鞋跟也是可能的——自然，要是我不離開了這可詛咒的破屋子而回到教士那裏去，』荷洛岱爾思基很快地回答。

『你在這裏覺得不舒服嗎，或是什麼緣故？』喬財富先生戲謔着。『感謝上帝，這是一個很好的作場呢，器具儘夠用——房子也儘夠；倘若你高興的話，你還可以跳一個四班舞呢。』

但荷洛岱爾思基並不聽他，接着說道：

『是的，就單爲了我和那個教士在一塊兒這理由，也很可能使我放棄了這做鞋子的職業了。我將不做這事情，祇因爲這種做鞋子的職業，在我看來，正如白日一般地清楚，對於我自己沒有什麼好處的，祇不過替一個拙劣的夥計做助手而已。』

喬財富很高興地竊笑着，正在想找一句適當的話回答他，卻給一個嚴正的低聲打斷了。

『隨便你到不到教士那兒去，但是你千萬不要再做鞋匠纔好。』

這低低的聲音是從這個房間底一個黑暗的角上發出來的。於是我格外注意地瞧着那方面。在一架低矮的木板床上，那個大家叫他牧人巴爾戴克的勇敢的農人坐着，正在向床前俯下了頭，敲落他煙斗裏的餘燼。

『爲什麼不要？』我對他招呼着，這樣問。

『爲什麼不要嗎？』巴爾戴克回答道：『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避了他底定命。一隻雄狗決不能變作一隻雌狗，一個女人也不能變作一個男人。』

『那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你以爲不同罷了，其實這完全是一樣的。譬如，就拿我來說。沒有人能說我是個懶於工作的人，但是我終於無意於一切所碰到的工作。這是爲什麼？——爲什麼呢？因爲我並不是在做我自己底工作。所以即使我做着工，而且不喝酒，我也正如在冷天的羊一般地衰損了。在市集裏，我已經是